

語絲第一五五期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日出版

再談香港

魯迅

我經過我所視爲「畏途」的香港，九月二十八日是第三回。

第一回帶着一點行李，但並沒有遇見什麼事。第二回是單身往來，那情狀，已經寫過一點了。這回却比前兩次彷彿先就感到不安，因爲曾在創造月刊上王獨清先生的通信中，見過英國僱用的中國同胞上船「查關」的威武：非罵則打，或者要幾塊錢。而我是有十隻書箱在統艙裏，六隻書箱和衣箱在房艙裏的。

看看掛英旗的同胞的手腕，自然也可說是一種經歷，但我又想，這代價未免太大了，這些行李翻動之後，單是重行整理細紮，就須大半天；要實驗，最好只有一兩件。然而已經如此，也就隨他如此罷。只是給錢呢，還是聽他逐件查驗呢？倘查驗，我一個人一時怎麼

收拾呢？

船是二十八日到香港的，當日無事。第二天午後，茶房忽忽跑來了，在房外用手招我道：

「查關！開箱子去！」

我拿了鑰匙，走進統艙，果然看見兩位穿深綠色制服的英屬同胞，手執鐵簽，在箱堆旁站着。我告訴他這裏面是舊書，他似乎不懂，嘴裏只有三個字：

「打開來！」

「這是對的，」我想，「他怎能相信漠不相識我的話呢。」自然打開來，于是靠了兩個茶房的幫助，打開來了。

他一動手，我立刻覺到香港和廣州的查關的不同。我出廣州，也曾受過檢查。但那邊的檢查員，臉上有血色的，也懂得我的話。每一包紙或一部書，抽出來看後，便放在原地方，所以毫不凌亂。的確是檢查。而在這「英人的樂園」的香港可大兩樣了。檢查員的臉是青色的，也似乎不懂我的話。他只將箱子的內容倒出，

翻攪一通，倘是一個紙包，便將包紙撕破，于是一箱書籍，經他攪鬆之後，便高出箱面有六七寸了。

「打開來！」

其次是第二箱。我想，試一試罷。

「可以不看麼？」我低聲說。

「給我十塊錢。」他也低聲說。他懂得我的話的。

「兩塊。」我原也肯多給幾塊的，因為這檢查法委實可怕，十箱書收拾妥帖，至少要五點鐘。可惜我一元的鈔票只有兩張了，此外是十元的整票，我一時還不肯獻出去。

「打開來！」

兩個茶房將第二箱抬到艙面上，他如法泡製，一箱書又變了一箱半，還撕碎了幾個厚紙包。一面「查關」，一面磋商，我添到五元，他減到七元，即不肯再減。其時已經開到第五箱，四面圍滿了一羣看熱鬧的旁觀者。

箱子已經開了一半了，索性由他看去罷，我想着，便停止了商議，只是「打開來」。但我的兩位同胞也彷彿

有些厭倦了似的，漸漸不像先前一般翻箱倒篋，每箱只抽出二三十本書，拋在箱面上，便畫了查訖的記號了。其中有一束舊信札，似乎頗惹起他們的興味，振了一振精神，但看過四五封之後，也就放下了。此後大抵又開了一箱罷，他們便離開了亂書堆：這就是終結。

我仔細一看，已經打開的是八箱，兩箱絲毫未動。而這兩個碩果，却全是伏園的書箱，由我替他帶回上海來的。至于我自己的東西，是全部亂七八糟。

「吉人自有天相，伏園真福將也！而我的華蓋運却還沒有走完，噫吁唏……」我想着，蹲下去隨手去拾亂書。拾不幾本，茶房又在艙口大聲叫我了：——

「你的房裏查關，開箱子去！」

我將收拾書箱的事託了統艙的茶房，跑回房艙去。果然，兩位英屬同胞早在那里等我了。牀上的鋪蓋已經掀得稀亂，一個凳子躺在被服上。我一進門，他們便搜我身上的皮夾。我以為意在看看名刺，可以知道姓名。然而並不看名刺，只將裏面的兩張十元鈔票一看，便交

還我了，還囑咐我好好拿着，彷彿很怕我遺失似的。

其次是開提包，裏面都是衣服，只抖開了十來件，亂堆在牀鋪上。其次是看提籃，有一個包着七元大洋的紙包，打開來數了一回，默然無話。還有一包十元的在底裏，却不被發見，漏網了。其次是看長椅子上的手巾包，內有角子一包十元，散的四五元，銅子數十枚，看完之後，也默然無話。其次是開衣箱。這回可有些可怕了。我取鎖匙略遲，同胞已經捏着鐵簽作將要毀壞鉸鏈之勢，幸而鑰匙已到，始慶安全。裏面也是衣服，自然還是照例的抖亂，不在話下。

「你給我們十塊錢，我們不搜查你了。」一個同胞一面搜衣箱，一面說。

我就抓起手巾包裏的散角子來，要交給他。但他不接受，回過頭去再「查關」。

話分兩頭。當這一位同胞在查提包和衣箱時，那一位同胞是在查網籃。但那檢查法，和在統艙裏查書箱的時候又兩樣了。那時還不過搗亂，這回却變了毀壞。

他先將魚肝油的紙匣撕碎，擲在地板上，還用鐵簽在蔣徑三君送我的裝着含有荔枝香味的茶葉的瓶上鑽了一個洞。一面鑽，一面四顧，在桌上見了一把小刀。這是在北京時用十幾個銅子從白塔寺買來，帶到廣州，這回削過楊桃的。事後一量，連柄長華尺五寸三分。然而據說是犯了罪了。

「這是兇器，你犯罪的。」他拿起小刀來，指着向我說。

我不答話，他便放下小刀，將鹽煮花生的紙包用指頭挖了一個洞。接着又拿起一盒蚊煙香。

「這是什麼？」

「蚊煙香。盒子上不寫着麼？」我說。

「不是。這有些古怪。」

他于是抽出一枝來，嗅着。後來不知如何，因為這一位同胞已經搜完衣箱，我須去開第二隻了。這時却使我非常為難，那第二隻裏並不是衣服或書籍，是極其零碎的東西：照片，鈔本，自己的譯稿，別人的文稿，

剪存的報章，研究的資料……。我想，倘一毀壞或攪亂，那損失可太大了。而同胞這時忽又去看了一回手巾包。我于是大悟，決心拿起手巾包裹十元整封的角子，給他看了一看。他回頭向門外一望，然後伸手接過去，在第二隻箱上畫了一個查訖的記號，走向那一位同胞去，大約打了一個暗號罷，——然而奇怪，他並不將錢帶走，却塞在我的枕頭下，自己出去了。

這時那一位同胞正在用他的鐵簽，惡很很地刺入一個裝着餅類的罈子的封口去。我以為他一聽到暗號，就要中止了。而孰知不然。他仍然繼續工作，挖開封口，將蓋着的一片木板擗在地板上，碎為兩片，然後取出一個餅，捏了一捏，擲入罈中，這纔也揚長而去了。

天下太平。我坐在煙塵陡亂，亂七八糟的小房裏，慳出我的兩位同胞開手的搗亂，倒並不是惡意。即使議價，也須在小小亂七八遭之後，這是所以「掩人耳目」的，猶言如此凌亂，可見已經檢查過。王獨清先生不云乎：同胞之外，是還有一位高鼻子，白皮膚的主人翁

的。當收款之際，先看門外者大約就爲此。但我一直沒有看見這一位主人翁。

後來的毀壞，却很有一點惡意了。然而也許倒要怪我自己不肯拿出鈔票去，只給銀角子。銀角子放在制服的口袋裏，沈墊墊地，確是易爲主人翁所發見的，所以只得暫且放在枕頭下。我想，他大概須待公事辦畢，這纔再來收賬罷。

皮鞋聲橐橐地從遠而近，停在我的房外了，我看時，是一個白人，頗胖，大概便是兩位同胞的主人翁了。

「查過了？」
的確是的，主人翁的口吻。但是，一目了然，何必問呢？或者因爲看見我的行李特別亂七八糟，在慰安我，或在嘲弄我罷。

他從房外拾起一張大陸報附送的圖畫，本來包着什物，由同胞撕下來擗出去的，倚在壁上看了一回，就又慢慢地走過去了。

我想，主人翁已經走過，「查關」該已收場了，于是先將第一隻衣箱整理，細好。

不料還是不行。一個同胞又來了，叫我「打開來」，他要查。接着是這樣的問答：——

「他已經看過了。」我說。

「沒有看過。沒有打開過。打開來！」

「我剛剛細好的。」

「我不信。打開來！」

「這里不畫着查過的符號麼？」

「那麼，你給了錢了罷？你用賄賂……」

「……」

「你給了多少錢？」

「你去問你的一夥去。」

他去了。不久，那一個來從枕頭下取了錢，此後便不再看見，——真正天下太平。

我纔又慢慢地收拾那行李。只見桌子上聚集着幾件東西，是我的一把剪刀，一個開罐頭的傢伙，還有一把

木柄的小刀。大約倘沒有那十元小洋，便還要指這爲「兇器」，加上「古怪」的香，來恐嚇我的罷。但那一枝香却不在桌子上。

船一走動，全船反顯得更閉靜了，茶房和我閑談，却將這翻箱倒篋的事，歸咎于我自己。

「你生得太瘦了，他疑心你是販雅片的。」他說。

我實在有些愕然。真是人壽有限，「世故」無窮。

我一向以爲和人們搶飯碗要碰釘子，不要飯碗是無妨的。去年在廈門，纔知道喫飯固難，不喫亦殊爲「學者」所不悅，得了不守本分的批評。鬚鬚的形狀，有國粹和歐式之別，不易處置，我是早經明白的。今年到廣州，纔又知道雖顏色也難以自由，有人在日報上警告我，叫我的鬚子不要變灰色，又不要變紅色。至于爲人不可太瘦，則到香港纔省悟，先前是夢裏也未曾想到的。

的確，監督着同胞「查關」的一個西洋人，實在喫得很肥胖。

香港雖只一島，却活畫着中國許多地方現在和將來

的小照：中央幾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頌德的「高等華人」和一夥作偃的奴氣同胞。此外即是默默喫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犛是我們的前輩。

九月二十九之夜。海上。

小品

江紹原

(一四四) 移過；移病 (Transference of Evil)

因為這是我的筆記「小品」第一次在中國南部發表，我想我應當把小品的範圍，性質，體裁，和旨趣等等，略加說明。小品不是「文藝」作品，也不是「隨感」，「漫錄」一流的無歸宿無鵠的的雜俎。小品只是我從各種文獻和地方蒐輯來的資料，關於我國古今的迷信，禮俗，和宗教的。我有些要研究的題目在心裏；凡是特地找來或無意中碰見的與它們有關的材料，無論怎樣瑣碎，我都記或鈔在小品裏面，有時並略加剖析討論，有時不。至於我所以要把它們發表在雜誌報章上，也有

用意：我想引起一些人對於迷信禮俗的興趣，并且藉此請求他們把每人所知道的性質相同或略同的東西寫出來供衆人研究。從我過去的經驗看來，小品底確能達到它的目的，這就是說，小品底確有人看，而且他們肯把看了之後所想起的各種傳聞事實，寫信告訴我。外面來的信只要其中有可採之處，我收到之後就也替他們發表出來。這些材料，不是發表之後便算完事，反之，將來我寫正式的論文或專書之時，是要盡量引用的。十六年四月四日，於廣州國立中山大學。

在早期思想中，疾病，罪愆，禍患，都是具體的東西。猶如一塊石頭可以從山頭挪到山脚，猶如姓張頭上的帽可以取下來改戴在姓李的頭上，一個或一羣人的疾病罪愆禍患也可以設法移到另一個或一羣人身上去。看下面的實例。

(一) 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太史)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雖然，

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君乎。甯獨死。」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民饑必死；爲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載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昔（昔訓「夕」）熒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熒惑必三徙舍，舍行七星，星一徙當七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當延年二十一歲矣。臣請伏於陛下以伺候之。熒惑不徙，臣請死。」公曰「可。」是夕熒惑果徙三舍。（見呂氏春秋季夏紀制樂篇。又見淮南子道應訓；新序雜事篇；論衡變虛篇。）

（二）（甲）史記封禪書 秦……祝官有秘祝，卽有菑祥，輒祝祠移過於下。

（乙）漢書文紀第四 十三年除秘祝 應劭曰，秘祝之官，移過於下，國家諱之，故曰秘也。

（丙）漢天漢二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文穎曰，始漢家於道中祠，排禍咎，移之於行人，百姓以其不經，今禁之也。師古曰，非也，秘祝移過，文帝久已除之，今此總禁百姓巫覡於道中祠祭耳。

（三）相傳妓女患花柳症者，若能將病傳或「過」給旁人，自己便可以無恙。（這個俗信被日本人芥川龍之介聽去，曾寫在他的短篇小說『南京基督』裏面。）

以上係十五年十二月所輯。十六年三月廿四日到滬，見次日申報上有這樣一個小廣告：

（四）天醫祝由科蔣立除○一外症久不收口者，移至樹木牆壁之上○一內病服藥無效者，替於鷄犬羊畜之身○門診一元三○出診五元四○壇設英大馬路勞合路口億鑫里一弄三家。

（五）雲南宜良縣人李荆石君，曾惠函譚「影」。其

第七條似乎是一種用米飯爲「介物」的移病法，故錄於此。

吾鄉治「北風疙瘩」（病名；又名「鬼飯疙瘩」。虛弱的人被冷風吹着，渾身的皮膚就奇癢難熬，使你抓得雙手不停，抓過處隨起些黃豆大的顆粒，就是此病。我幼時最易得此病，也最厭嫌它。記得曾有人替我用此法治過……）……又拏些大米飯（因爲吾鄉吃的是大米。想來旁的飯也可用，只要是顆形象病粒的。）將病者周身擦過，棄去讓狗吃了。……

三月廿八日，在法國郵船 Paul Legat 餐室中

(一四五)「過癩」——「嫁腋氣」

小品一四四，原寄廣州民國日報，請爲發表，不幸被拒。但是那條筆記裏面的東西，拏給粵人看，實在於他們不無好處。他們所謂「過癩」，不就是 *transferrence of evil* 的迷信的一個實例嗎。

(一)過癩說不限於廣東一省，周密癸辛雜識後集「

過癩」條可引爲證。周云：閩中有所謂「過癩」者。蓋女子多有此疾，凡覺面色如桃花，卽此證之發見也，或男子不知而誤與合，卽男染其疾而女瘥。土人既皆知其說，則多方詭作以誤往來之客。杭人有愁供申者，因往莆田，道中遇女子獨行，頗有姿色，問所自來，乃言爲父母所逐，無所歸，因同至邸中，至夜，甫與交際，而其家聲言捕姦，遂急竄而免；及歸，遂苦此疾，至於墜耳塌鼻斷手足而殂。癩卽大風疾也。

(二)近人松陵今叟氏的世界婚姻奇譚頁廿六云：

粵中多瘋人；仙城之市，多有生瘋男女，其瘋初發，未出顏面，以燭照之，皮內頰紅如茜。凡男瘋不能賣於女，女瘋則可賣於男，一賣而瘋蟲卽去，女復無疾。自陽春至海康六七百里，板橋茅店之間，數錢（？）妖治，皆可避畏，俗所謂「過癩」者是也。

(三)今叟氏（或所引原書）記載的是何時之事，我

不能知。但過癩說在粵人中尙未消滅，却是無疑的。本年四月廿五至廿六日香港循環日報載有該報訪員與香港大學「內科總教授」之譚話一篇。其最後一條的問答語如下：

(問)有等不幸而染有癩瘋疾者，其處心頗毒，故廣東有「賣瘋」之說，其口(此字不明)極爲兇狠，謂其疾若傳過一婦人，則可減輕。此說究有研究之價值否。

(答)惡，是何言歟，是真驚人之議論，亦最慘酷之事。余以爲賣瘋則瘋愈重，永不能醫治。余曾對君言，麻瘋一症，與肺癆類似，其難醫治同，其須補養同，其應清心寡欲也無不同焉。有如此如此而可以減輕其病者，真無情無理之事，真咄咄怪事也。言畢連搖其首不置。

(四)五月十一日公評報(就銷數言，此報爲廣州第一大報)「大羅天」欄，有一篇署名畏友的「警世」之作。

港友譚君爲余言，香港油蔴地發見瘋婦五人……四出賣淫……與之目成者，輒婉然相就，或挈返香巢，或假旅店以爲交易所，索資甚微，間有不取分毫而遽以色身供人之實驗者……後爲官所發覺，已將四人拘捕，遞解出境，一人漏網，不知所終，此前月事也。昨夕譚君赴西濠口(廣州街名)至高之旅店訪友，在餐室中，忽見愛玉(瘋婦之一)與一年約廿許之西裝少年，并肩嬌語，狀至狎暱。譚君一見大驚……方沈思警告之際，少年已挾愛玉施施然登五樓。譚君遂取煙紙，疾書「預賀欽點大魁」六字，搓作一團，以擲少年。少年俯拾，視之，譚君恐發生交涉，已離座去矣。此後少年能否高中，已無從調查。

第二條中男瘋不能賣於女之說，與第三條「其疾若傳過一婦人則可減輕」云云，顯然相背。這或許是各處的傳說本來不全。

相信過癩者似於無意中肯定麻瘋症是一件有定量的

東西，故以為患者如能將它一次或分數次傳給旁人，自己便能全愈了。

六月廿一日，於杭州。

(五)八月六日在杭州續寫：趙學敏的串雅外編（掃葉山房石印本）卷一引衛生簡易方曰：——

嫁腋氣 枸桔樹鑿孔取汁一二碗，用青木香，東桃西柳，七姓婦人乳，一處煎，一二沸，就熱于五月五日鷄叫時洗了，將水放在十字路，速回弗顧，即愈。只是他人先過者必帶去也。枸桔樹即枳椇也。

在湖濱

欽文

——幻象的殘象之七——

——你說你一向信仰湯總幹，早就以身許黨，確是個忠實同志。那末，老楊，不，楊同志，以後應該這樣稱呼你了，我要問你——救國綱要一起有幾條？

——救國綱要的條數？這倒一時說不來。

——那末護族叢言裏那一章最長？護族叢言不是分做八章，這總知道了罷，這八章裏面那一章最長，字數最多？

——這，這到也——書可是早就買來：救國綱要，護族叢言，愛國主義，還有，什麼……

——可是還都沒有翻開來過，是不是？

——翻倒是翻過的了，每本上面都有照片，有湯總幹單獨半身的，有和湯夫人合照的，有的用紅色印成的，有的用藍色印成。

——可是內容沒有看過？

——看倒也看過點了，只是沒有看完；老實說：各本都不曾看到一半，近來實也太忙，你想，一早起來就得預備出去辦公，一天忙到夜，到了下午四五點鐘，早已弄得昏頭昏惱，只好隨便走走，耍子耍子，晚上和星期日，又只好應酬朋友，比平日還要忙碌。

——是的，到了像這時候，只好隨便出來耍子耍子了。

——所以，而且，看書，固然很需時間，也是很吃力的。

——對啦，楊同志，我也和你老實說了罷，我雖然能夠很快地說出嘴來：救國綱要一起三十八條，外加附則兩則，護法叢言裏面第五章最長，一起有十五頁半多點，其餘幾章都不到十三頁。至於內容，也還沒有看完一編。什麼「領士裁判權」，什麼「治外法權」，看時固然毫無趣味，反正也是記不牢的，正在看的時候不大瞭然，怎麼記得住呢？正因如此，索性不再勉強硬着，只是數數條數，看看哪一章最長，所以……

——原來彼此，哈哈！任同志！剛才我可是出了一大身冷汗呢，以為只有我還這樣糊塗。你這玩笑可真開得不小，還好還好，原來彼此，哈哈！

——哈哈，彼此彼此！我想在這種時候，固然應該出來隨便耍子耍子，也得隨便笑談笑談；開點玩笑，不能說是沒有意義的。如果不是這樣，像我們的老朋友，就難以碰到，就是碰着了，也是清淡無味的了；我

們不是已經多日不見了麼？

——對啦，要不是那天聽人說到你，我還不知道你也已到了這裏了呢；你不是兩個月以前還在閩南麼？

——是的，我們做革命工作的總得東奔西走，昨天那裏，今天這裏，明天後天還不知道在哪裏呢，你在哪裏聽人說到我，聽誰說到了我？

——我在那女中底會客室裏，那天祥雲一說到同鄉趕到這裏來的，就說你也已到了這裏，早就去看他過了。

——哦哦，祥雲你也認識她麼？

——怎為不認識，她是我的表妹，是我姨母的女兒，就是我母親第二個妹子的長女，你可知道，就在中國習慣上是不成血統問題的。可是你怎麼也認識她？

——我曾經在學校裏教過她書，我們本來是師生關係，可是早就認作知心的朋友。你覺得她怎麼樣？

——覺得她是非常可愛呀，大姑娘長大起來實在快得很，前次看見的時候她還只是活潑得有趣，像個什麼

花蕊的樣子。可是現在，就只說面龐罷，還是五月裏的玫瑰比得她上，還是六月裏的荷花比得她上；只是兩隻誘人的眼睛，——阿阿，可是一別就是快兩年，時間實也過得快！

——覺得非常可愛怎麼呢？老楊，楊同志，你能幫我點忙麼？

——怎麼忙你點忙，幫你點什麼忙？

——給我們介紹介紹，楊同志，我們原是要好的老朋友。

——介紹給哪一方面？

——祥雲。

——什麼？還要我介紹？其實你並不認識她麼？怎麼剛才說是本是師生關係，早就認作知心的朋友呢？

——不，我和祥雲確有師生關係，我在那學校裏教過書，可以去查的；我們委實早就認作知心的朋友，這也可以去問她自己的。現在要你介紹，是想由你促成我們底婚事，到她底家裏去說說，因為你是她底表哥，說

去的話容易收效，免得發生障礙，老實說罷，我特地趕到這裏來，就是專為進行這事情，否則何必趕到這裏來，你說，如今我什麼地方會找不到好事情，為什麼偏到這裏來。現在，機會倒巧，碰着了老兄，老楊，楊同志，我們原是要好的老朋友，這一層務請幫一幫忙！

——幫忙本是應該的，可是，任同志，別的事都可以盡量地幫你幫，這樁却不能應命。

——為什麼？

——自然有道理。

——可是別的事我都不想人幫忙，都無須請求你；你說，我現在還是要託人找事，還是要向人借錢？只有這一樁，楊同志，務必務必，請你看看老朋友底面子。

——可是這萬萬不能應命。我也老實說了罷，我也何必偏要趕到這裏來，原來也是彼此呀！

——可是我是早就有了這念頭的，我實在已經蓄意多日了！

——難道我不是這樣！

——楊同志，我們原是要好的老朋友，有事總得好地從長計議，你也無須氣急，我就說給你聽罷，我本來是在教書的，並非不安適，只是爲着急謀上進，所以萬死一生地去做這種危險工作，原是爲達這目的，現在總算幸運，……況且我和祥雲早就心心相印了。

——可是，這也是彼此呀。我爲什麼要去冒險，一個多月以前我不是還在前綫麼？原來也是爲達這目的，我的母親常是指着我和祥雲對於我的姨母說，「渠們實在很相配，也很相投，一等到他能自立，有了地位，就可給渠們結婚了，」我的姨母固然很表同情，祥雲和我也就是早就默許的了。

——可是，像你這樣服從父母代訂的婚約，這種行爲是違反潮流的，是不革命的，忠實同志哪裏可以有不革命的行爲，就請你中止罷，好朋友，楊同志，還是幫我底忙罷！

——這倒要請你認清楚一點，不革命的行爲，這不能隨便亂說；假使當事人不願意，我不喜歡祥雲，她

也不喜歡我，怕得父母底權威而屈服，拘泥於舊禮教而勉強將就，那才是不革命的行爲。現在我們兩相情願，於父母底代議並無什麼關係，只是有了這一層，家庭間已沒有障礙，比你——怎麼樣？

——驕傲大可不必，也無須氣急。你說也愛祥雲，却只是因爲她長得漂亮，無非愛她底外貌，只是肉體的愛。什麼「還是五月裏的玫瑰比得她上，還是六月裏的荷花比得上，」什麼「誘人的眼睛，」這都是你剛才親口所說的醜話，也就是你於女子只尙外貌，只講肉體的愛的鐵證。同你說：這樣地對待女子是污辱女性的，這確是不革命的了罷。還有，我和祥雲是由師生而爲朋友，由友誼而生愛情，我們底戀愛是神聖的，我們的結合是正常的，你却硬要來破壞，這簡直是搗亂，搗亂就是反動，反動就是反革命，哼，好一個忠實同志！

——呸，誰同你說我和祥雲只有肉體的愛，我對於女子只尙外貌？我們是同地生，同地長大起來的，從兩小無猜起，連旁人也看得出是「很相配，也很相投，」

怎麼你聽了只記住了上幾句，把這幾句都丟掉了？斷章取義是應該的麼？你連這種地方也要來捉字眼，那末，我也同你說罷，你是已經娶了妻生了子女的，而且並沒有和現妻離婚，如果再和祥雲結合，不是犯了重婚的罪了麼？

——阿阿，不革命的底思想總是傳統的，傳統思想盛的人總是不革命的，原來正因傳統思想盛所以不革命，所以，不革命的總是傳統思想很盛的。我曾經正式結過了婚麼？像我以前那種娶親可以算作正式的結婚麼？什麼都由別人包辦，年紀太輕，實在什麼也還不明白，雖然已經生了子女，可是全然莫明其妙，只是被人用作了工具，這實在是罪惡的。這種罪惡應該由舊社會舊禮教去擔負，我無須負這責任，當時我年紀實在還很小。總之，在實際，我覺得並沒有和人結過婚，所以急待戀愛，由戀愛而正式結婚；在理論，以前的事只能算是遭劫，我並不會喪失結婚權，我所以正大光明地和人戀愛。

——可是現在總有妻子在家裏。

——這有什麼要緊，隨便什麼時候，當即可以把她離掉，預先離掉也很可以，總之我們當有革新的精神，不該在黑暗的惡劣制度下面屈服，就是不爲自己，也得給人做個模樣，你拘泥於這種地方，實在是革命的。要利用這種劣點來破壞人家底美事，真是搗亂，就是反革命。再同你說罷，反革命，搗亂，這就是反動份子，就是擾亂後方，就有共產嫌疑，就得通緝，如果固執下去，就得通緝你了！

——好，但是我還要耐着氣和你說一說，你也耐一耐氣靜聽罷。屈服在黑暗的惡劣制度下面自然是不應該的，可是你得明白，惡劣制度底造成，而且如今還能存在，都有所以然的原因，並不是幾個人以爲不對，就會完全消滅了的。如果一經一部分人認爲不對，這制度就自行消滅，那末革命早就成功，無須我們努力了。改革須從根本着想，憑空否認是無用的。黑暗的惡劣制度固然討厭，但是黑暗底勢力不能輕視。無論講理論，講

事實，在你雖然可以算作沒有結過婚，還得和人戀愛，正式結婚，但是，有着妻子在家裏，一般做父母的是決不會把女兒許給你的，做女兒的自己也是不會願意的，除非用暴力強迫，否則就是預先離了婚，也是難以使人心願的。現在，你要誣陷我做共產黨也罷，誣陷我做反動分子也罷，我不怕通緝，也不願和你爭辯了，我只須把你已經有了妻子的情形去通知我的姨母和祥雲，其餘一切都可聽其自然。不過你，常是這樣憑空誣陷別人，自然別人也可以同樣地報復你，總有「請君入甕」的一日，不要以為得意罷！

——奸細，如果真是這樣去和他們說，那末你簡直是好細；我必使得政府通緝你！如果你想好好地活下去，那末趕緊回頭罷！

——我不怕，我決不怕你。你認得孔軍長，我也有毛軍長是認得的；李委員是你底親戚，但是我也有王委員的親戚。好，就在陸軍監獄裏見罷，可是現在總得進行我的事情去！

——你就這樣願自走了麼？

——不走還等什麼？

——走到哪裏去呢？

——這還要問做什麼？

——哦哦，老楊，楊同志，何必就這樣呢，我們原是要好的老朋友！

——可是現在已經處於仇敵的地位，已經成為情敵了。

——阿，哈哈，哈哈，老楊，怎麼你老實得這樣了，一開玩笑就會這樣當起真來！真有趣，哈哈，

楊同志，你真是——哈哈！

——什麼？別的事情可以開玩笑，這種事情也可以開玩笑的麼？

——爲什麼不可以？這樣才覺得格外有趣呢！

——可是我終受不慣，這實在是太惡作劇了。

——回轉來，回轉來，老楊，何必生氣得就這樣走了呢？怎麼你竟老實得這樣了，一點玩笑也開不起！

——我倒並不生氣，那末再說幾句也不妨，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緩緩地談罷，老楊，反正現在什麼也無須忙，等你平了氣再說罷。

——可是我真地並沒有生氣；你並非真要和祥雲戀愛，是不是？

——唔唔！

——你只是知道了我很愛祥雲，才說你也是很愛她的，是不是？

——唔唔！

——你只是因為妒忌我，和我開玩笑，所以也說要和祥雲結婚了，是不是？

——唔唔！

——你只是因為有點弄假成真，所以剛才的神氣，像煞有價事地也很有點生氣的樣子了，是不是？

——哦，唔，唔唔！哦哦，老楊，我們且談別的事罷。你看，在那邊湖面上的是什麼，飛得很快，忽然

停在水面上了。

——是鴛鴦罷，也許是鸞鷲。哦哦，青湖底風景真不錯，無怪到處聞名！

——但是我實在感不到，都說青湖好，青湖好，不知道究竟好在什麼地方？

——這還用說？你看，前面這些山多青秀！

——青秀的山也多得很，這種山哪裏不可以看到，你如到天台去，只是從海門到台州府城，溯臨江而行，一帶九十來里，兩旁處處是青秀的山，什麼形狀都有，還有雁宕山。啊呀，那真是——為什麼偏要說在這裏的是好的。

——可是，你看，這水多可愛。

——水總是水，說起成分來只是輕二養，如果是水色，那末，黑水洋底水，青水洋底水，綠水洋底水，還有太平洋和印度洋底水，何等醒目。如果說水底文靜和清淡，那末紹興鑑湖八百里，水面像是個鏡子，所以又名鏡湖，大概都沒有去過紹興罷，所以隨便瞎恭維這裏

底水，以為是最好沒有的了。

——阿阿，論風景，你不能這樣說，這裏底所以好，是在有山又有水，這是天然的好風景呀！

——這仍然是武斷的話，哪裏的山水不是天然的？從海門到台州府城一帶，固然有山，也有水；紹興鑑湖八百里，固然有水，也是有山的。

——這裏還有古蹟呢，還是像剛才看見的飛鳥之類呢，總之這裏底所以好是由各點集合起來的，由各點集合以後才成功整個的好。

——古蹟和飛鳥之類，也是處處皆有的。整個好的東西部分也必很好，集合好的各部分才能成功好的團體。

——集合特別出色的部分才能成功特別出色的團體，這青湖底各部分並不特別出色，怎麼偏會特別聞名。我總以為前人對於這湖，不免少見多怪地瞎說，後人呢，像現在的許許多多女同志，武裝同志和一般普通人，真是紅男綠女，絡繹不絕，只是盲從罷了。

——阿阿，你怎麼可以這樣地說，原質和化合物，分子和團體，其間的關係決不是這樣的。有滅火性的水可以分析為易燃體的養氣和輕氣，由列強的綠和鈉兩原質化合成功的食鹽，却是很平和的東西。再說，大畫家的傑作，並非因為所用的顏料特別，大文豪底創作，也不是因為所用的字句奇特。這其間有點神妙不測，委實有點神秘性的。

——我不贊成神秘性。

——但是神秘是神秘，不贊成也是神秘的。照你這樣說來，那末祥雲——你雖然說是想和她結婚無非開玩笑，但總承認他是可愛的罷？

——自然，我承認她是非常可愛的。

——那末，她底鼻子，她底嘴巴和眼睛等等，都並沒有什麼奇特，但是——？

——哦哦，這自然，我們暫且不再說這個罷，老楊，我問你，你除祥雲以外，還有哪幾個女子認為也是很可愛的？

——我只覺得祥雲十分可愛，除她以外，我沒有認為可愛的女子了。

——真的麼？其實祥雲並不十分怎樣，她底鼻子，她底嘴巴和眼睛等等，原都是很平常的，你爲什麼定要這樣偏愛她呢？

——怎麼啦？你爲什麼又要說起這種話來了？

——老楊，我實在很希望你另愛別一個女子，其實女子原是差不多的，祥雲固然好，其餘好的女子多得很，如果你就改變方向，我很願意盡力幫你底忙，我希望你早早改變方向！

——究竟爲着什麼，你又要說起這種話來了？我爲什麼要改變方向呢！

——老楊，老實說了罷，我知道祥雲已經和人正式訂了婚，不久就要結婚了。

——哪人是誰？誰說的？

——自然有人和我說，這是很的確的，決不是隨便說說的，哪人倒也很不錯，所以我希望你早下決心，改

變方向！

——不見得罷，不會有這種事情的罷，我昨天剛見過祥雲，她並沒有說起這一層，她是明白我的心思的。

——阿阿，你實在太老實，女子底心是什麼，正因爲明白你底心思，所以決不會告訴你。如果女子也像你這樣老實，那末許多情殺案就不會發生，許多青年不致因爲失戀自殺了。

——可是我總不能相信，我非就去弄個明白不可！

——噯，喂，老楊怎麼又要走了呢？

——我要趕去問個清楚。

——不，回轉來，回轉來，老楊，話還沒有說完呢！

——究竟是怎麼回事，快說罷！

——老楊，你總也知道，戰爭是可怕的事情，革命是辛苦的工作，是不是？

——這當然，自然很知道，但和這事有什麼相干？

——現在真地和你老實說了罷，我去千辛萬苦地冒

險，實在原是爲着祥雲呀，老楊，我們原是要好的老朋友，我請求你，誠心誠意地請求你，請你把祥雲讓給我，玉成我們，給我們到她底家裏說去，楊同志，務必請你慷慨些！

——你這樣哭做什麼呢？說就是了。可是，別的事我都可以慷慨承認，這却實爲難，不是已經說過，這原是彼此——彼此麼？

——但我實在已經沒有辦法，除非你能慷慨來！
——可是哭終究是無用的，你這樣哭做什麼呢？

浪漫的與寫實的

風聞

我的表妹在光華大學讀書，星期日來看我，說起該校請來許多名教授了，這學期的功課真好哩。表妹眉飛色舞地，嘴裏像留聲機一般地湧出：「胡適之……徐志摩……余上沅……梁實秋……」之流的名字。我抽着香煙，微笑地聽她說得那麼起勁，但我不想說什麼。因爲這些名教授也者，我自東至西，自南至北早已領教過的

了。

「阿哥，你看——」表妹從書袋裏一掏，忽然掏出一冊小白色的本子來：

「光華……」

這兩個模倣康聖人的字體，好生面熟，大約是李石岑君的法書吧，髻髯在什麼雜誌的封面上常見過的。

躺在沙發上大略一翻，這二卷一期的光華週刊真是內容豐富哪！胡適教授的「讀書雜記」是「考作象棋的年代」的，我平生對於象棋無喻興味，所以也懶得去看了。引我注目的還是那篇「浪漫的與寫實的」，這是怎樣動人的標題，我不由地又想起梁實秋教授的「浪漫的與古典的」，那美國白璧德 *White* 一派的健將的大作。

該文一開首提起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這髻髯又不是白璧德派的議論了。再看下去——

看到文章第二段，妙話就來了：

「我們因爲深惡環境，便把牠深刻地描寫出

來，這便成了寫實派的文學；我們因為深惡環境，便把我們自己的理想界創造出來，這便成了浪漫派的文學。所以寫實派的文學是破壞的工作，而浪漫派的文學是創造的工作。」

文中有圈的地方，是我加上去的。我覺得這些議論是古今中外論文學的書上所罕見的，所以特別提出來。

下面妙話還多呢：

「這裏我們可以找到文學的使命，那就是革命。（倘然在沒有革命聲浪的時候，你來提倡革命，人家都會說你是過激；倘然在革命聲浪正高的時候，你來提倡革命，人家也會說你是投機。）

原來如此。「文學的使命」雖是「革命」，但通達世故的人都該知道，革命是革不得的。早一點革命怕人家罵「過激」，遲一點革命又怕人家罵「投機」。然則怎麼辦纔好呢？老頭子曰：「不如老實點坐在家裏罷。」

「我們再從藝術方面來講，寫實派是爲人生而

藝術，而浪漫派是爲藝術而藝術；然而人生應當是藝術的，……寫實派的作品，就是浪漫派的，浪漫派的作品，也就是寫實派的。」

記得宋朝有個和尚髻說過幾句比喻的妙話：「天下的道理是差不多的。比方你打滿了一桶水，又用一隻空桶分開來，是一個樣子了；再又用一隻空桶分開來，又是一個樣子。其實倒來分去，合起來還是一桶水。」

——「浪漫」就是「寫實」，「寫實」就是「浪漫」，有什麼不對呢？黑人是人，白人是人，黃人也是人。所以白人就是黃人，黃人就是黑人。君子曰：「天下的道理，一而已矣！」

但是天下的文學史家也實在太笨！記得二十年前聽一個英國教師講文學史，髻髻說到歐洲文藝思潮，從十九世紀的初年起，這五十年中，是主觀的文藝思潮勃興，可稱爲浪漫主義的時代；從十九世紀的中葉起，文藝受了科學的影響，便成了寫實主義。浪漫主義大約是 Romanticism 的譯名，寫實主義髻髻是 Realism 的譯

名。這兩個字的英文字母多寡有別，但第一字母是以的，是不會錯的。所以這個以就是那個以，那個以就是這個以！哈，哈。

又「爲人生而藝術」大概是 *art for life*，「爲藝術而藝術」大概是 *art for art's sake*。然而兩個「而」字也用得不大亨。

「魯迅的吶喊，彷徨，野草，都是寫實派的作品；張資平的苔莉，最後的幸福，都是浪漫派的作品。」

張資平君的作品，近來聽說很流行，我的表妹的口袋裏也常藏着他的小說。但說來也慚愧，我的確一頁也沒有看過，所以不敢亂說，究竟是不是「浪漫」。然而魯迅君，哈，哈，原來「野草」也是「寫實派」，究竟不知道「野草」裏寫的是那地田裏或那座山上的幾莖野草，請「光華週刊」的作者有以語我來。

＊ ＊ ＊
表妹已經陪着我的兒子逛大世界去了。我想，看這

樣的文章，不如還是躺在牀上抽烟罷。——

然而我的腦中總忘不了表妹口中的許多「名教授」。

開北，火車站旁。

隨感錄

七四 進士應試

秋生

國立京師大學校法科因比歲以來學生徒務洋文，不求國粹，乃于減少洋文鐘點，加添國史及六書釋義數小時外，另有「各班每兩週作文一次並不得攜卷出教室」之布告。果然，今天預一政治系首先實行，命題曰：

「擬閣錫山上張大元帥罷戰議和書」

喂，此真是應時妙題，有類于上條陳者矣。學生們能得當局之歡心與否，在此一舉，其殆學生之試金石歟？王預科主任曾發言「做得好的拿去報上發表」，故學生皆有做姚人龍第二之希望，誠一極好機會也。嗟嗟，上書進身之道可應用于今日之洋學校，誠可謂熙朝盛事，深

聖代，安可不知自奮，勉圖報稱，既可上報天恩于萬一，而顯親揚名，使百世之後知安國軍籍中有區區者在，豈不懿歟？所可惜者，不佞對於此道素欠研究，深恐措辭令意不中程式，不特難邀青眼，拔為狀頭，且或大吃叉抹，抑置四等，欲求倖免學部大臣之戒尺而不可得也！言念及此，吾真不能不怨江庸之不早叫我們讀古文觀止也，然而悔之已晚矣。

十月十五日于古進士館中。

七五 禁止青年出口 易 釋

維持禮教，南北一同；尊王攘夷，各地皆是。彼湖之南，恭行秋祀；我京之北，大舉祭孔。嗚呼！盛世難再，而于今逢；釋也何幸，聞之見之，天之厚我，何其深耶？

有友京兆C君執事漢上；日前寄來新聞一節，以其有關聖道，輒轉錄于此。世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斯文歟？原題標曰：「貴州禁止青年出口」，其辭云：

貴州近來頒佈了一個「禁止青年出口」的新律令。

這事說來似乎頗有點奇離，然而，自有他的大道理在。

據云該省「鑒于往昔之留學生多習科學，而未有攻孔孟之道者。大道沉淪，伊於胡底，故積極禁止青年出口，俾得維繫聖道。其私自出口而被拿獲者，以軍旅中之逃卒罪論，又在法定年齡內之入口青年，皆可得每月十餘元之職位。官無定職，類似打雜務者。」原來禁止青年出口，是為的維繫聖道。今夫聖道之應維繫，固夫人而知之。該省青年，竟敢「多習科學」，至使「大道沉淪」，真是罪該萬死，從而禁止其出口，誰曰不宜。而且該省並非消極的禁止出口而已，一面且積極的提倡入口，則將來貴州聖道之大昌，不亦可以預卜乎？嗚呼休哉！

釋案該省此項律令，所慮甚周，所謀甚善。京兆年來赤黨潛伏，國共莫分，陰圖舉事，屢觸刑章。亟宜採用堅壁清野主義：一面着令津滬京漢京綏各路水陸交通，概行停止；一面嚴拿與赤黨稍有關係之學生工人

農民各色人等，輕者徒刑十年，重者凌遲處死。當局果能容納此項意見，則老西之閻，豈敢妄動？便衣之隊，無從入手。正本清源，莫善于此。昨讀三四方面軍團部宣傳標語，內開願民衆爲後盾等因，奉此，遵即草具上項條陳，伏乞核准施行，深爲德便！尤望語絲讀者，北京市民，同力援助，則唐虞之世，將復見于今日矣，豈不懿歟！豈不懿歟！

七六 二十元的膏火

朴庵

近來敵京大各科的命令佈告，真是光怪陸離，令人目不暇給。昨天曾有一條「尊敬女生，共維禮教」的煌煌大令，區區拜誦之餘，本想薰沐後抄下來寄給貴絲，不料今早的晨報已經代爲公佈，以便一體周知了，想來看到的人已經很多很多，無須我再表示我的衛護這一數千年奉行維謹」的禮教微忱了。今早在京大法科的佈告牌上，又見有一條佈告，是不可以不抄也。原文如下：

爲佈告事案准京師大學校校長辦公處函開逕啓者該

語絲

第一百五十五期

科法本科一年級生張某所作國文試卷文筆通達足見平素讀書有得殊堪嘉許茲奉

校長囑特頒獎金二十元並原卷附請轉給具領並掣收據送處備案等因附獎金二十元暨繳張某試卷一冊到科准此除將試卷獎金頒發該生並函覆外相應佈告一體週知此佈

謹案，去年我在法大本一年級時，原已沒有國文這門功課的，自九校併爲京大，我劉校長就職以來，除講義一律不准用白話文外，又增加了一項國文，作爲選修科目。不意諸束髮小生，弁髦文言，選修這門功課的極少，於是又佈告大衆，又由選修而一變爲必修。教授呢，則爲孫某先生，據說是曾經爲山東某大學校長，而立左右的人，穿起黑坎肩，兩撇小黑鬍子，一望就能使人肅然起敬。教授法我不大清楚，不過頭一堂上課，照例是一言不發，就出題命學生作文，我們做班的文題是「我國法令粗備而不能收法治之效其故安在論。」可憐我自中學以來，就很少作文言文，這種策論式的文章

自然更久遠了。題目一出，因為既不會作，而又不就這個題目來抒我的管見，於是只好逃之夭夭，此外各班的文題不曉得，想來也是這一類的吧。孫先生並且發了兩篇講義，第一篇是韓愈的答李翊書，第二篇呢，也是韓愈的，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不但選發而已也，而且有眉批，有夾註，有旁批，大概都是金聖歎批水滸的批法，足見該先生之讀書有得矣。所批如「一句扣到題精神已極」啦，「罵一句妙妙，要作難須挨罵」啦，「拍一下馬屁抬的高跌的響妙」……等等，比起坊本的古文觀止或析義等，所勝又豈止一二籌也耶？

至於得獎的某君呢，說起來真是慚愧得很，我還沒有認識的榮幸，想來是一個二十左右的青年吧。這一篇鴻文，也沒有拜讀，不過既蒙校長學長諸公賞識，自然與禮教有關，而又很充滿正氣的。嗚呼，以二十左右的青年，還能作「文筆通達」值二十元的國文，足見人心還沒有死盡，文言還不盡等於弁髦，想來斯文的命運還地久天長，靡有涯極，我校長及衮衮諸公的一佈告而又

再佈告，其亦未免爲「杞天之慮」歟？

軍警檢查法科的晚上謹記。

編者案，迭聽好音，不禁神往。嗚呼，此書院膏火之遺制也，不圖今日猶得見此漢官儀，何幸如之！竊願劉總長推廣此制，及于校外，使寒賤之士皆得沾惠，各挾其考籃以奔赴試場，領卷歸號，嘔其心血，索其枯腸，于風簷寸晷中爭一日之短長，勝則負二萬錢叩頭而退，敗則名列藍榜，扶出棘闈，號泣匍匐歸其陋巷，仍伏牛衣中，豈不盛歟。僕雖不佞，亦必盡發小題珍珠船與角山樓類腋，費十晝夜誦習之，從諸君子之後，以應孫先生之明教矣。僕幼誦經書，少習制藝，磨礪以須，看天下鷹洋幾許，及鋒而試，看老夫馬屁何如，雖或不中，亦不遠矣：謹候出題！中華民國十六年十月二十日，候補得獎布衣右拉拜題。

來信照登

南洋大學，大概社會上提起南洋二字，就會聯想到中國南部的一個很好的大學。但是現在呢？在社會上雖然還有很好的名譽，不過我——與南洋大學有關係的人之一——一提起南洋二字，就覺得很傷心，不如說無聊罷。南洋大學已經完結了，已改組為交通部第一交通大學。這名稱很冠冕堂皇，其實呢，與軍閥蹂躪之下的南洋大學，非但不是換湯不換藥的一樣情形，而且，說起來傷心，還不及多多了！南洋大學自從改組為交通部第一交通大學以來，只有兩件事值得稱贊的：第一件是向學生加收學費；第二件是聘請一位校務監察委員。這兩件事有敘述在一氣之可能？爲了第一件事，校中幾乎起風潮，幸我們的校長，愛護交通大學，愛護我們學生，威嚇利誘有方，使偌大風潮，得消滅于無形之中，我們愛護交通大學的同學，真是額手慶幸，感激不盡。所謂威嚇利誘有方的手段，很值得報告。

大學二三四五年級學生，即可謂高級生，特別優待，照舊章收費，意思是不加費。（請高級生

不要同學校作對，至禱至禱！）

大一及預科學生，即所謂低級生。照新章十足收費，新章就是加費的章程。（低級生是無能力鬧風潮的，放心放心！）

果然，這手段很高明，低級生似乎很服從，就照新章繳費。我們很感激校長先生愛護我們學生的一番心思。

現在費既是加了，于是所謂聘請的校務監察委員，哈哈大笑。校務監察委員是姓王，王委員的來歷是這樣，最要緊的是，是王部長的姪兒（？）。王委員家住那裏，我可不知，只知他是無錫中學的校長，大概住在無錫的時候多罷。他做他阿叔所直轄的交通大學的校務監察委員，薪水是不支的，每月只支火車費汽車費大洋四百元（？）。至于一月中來交通大學監察幾次呢，我也不知，大概一個月一次太多了罷。

事情還有很多可報告的，以下只講一件事，是校中當局所持的態度。態度是再鎮靜沒有了，不愧是有理性

的東西。十月二十二日校中同學孫君突被法租界巡捕行捉去。（到現在還不明白爲什麼緣故！）因爲交通大學不在租界裏，法租界巡捕行來華界學校中直接捉人的緣故，校中當局決定不理。非但捉去一個，即使捉去一千個，大概也是抱定不理的政策。欽佩欽佩！到底學生年青氣盛，孫君的同級同學，開一個會議，曾向警察局質問過。校中學生會，的確經驗多一些，也抱定不理的宗旨。說到學生會，也很好，幾個執行大委員普通話講得很好，實在是一個做主席很好的材料。頭髮梳得光亮，大概開會時可以照見自己的良心，只是自己眼睛生在頭上，看不見。雖然看不見，熱心總是實在的。反赤真澈底，激烈的人都有赤化嫌疑，應該驅除，庶幾校中得平安過去。但是總不足以得上峯之心。當南洋初改爲交通大學之間，正在物色校長，滬報載王部長兼長交通大學消息。有某君者，在宴會上遇見王部長，問及校長之事，王部長的回答是這樣：『南洋大學裏有許多共產黨，我那裏敢去做，若是去做，弄到頭被砍掉，這

不值。』哈哈！南洋大學被『赤』徒把持，休矣休矣！幸今已改爲交通大學了。哈哈！『此心君不知！』

梅川。

周作人先生的散文

澤瀉集

實價五角

周先生的散文是怎樣的雋逸深刻，用不到在這裏介紹。我們要在此告訴讀者一聲的是；這一部是先生自己精選生平最得意的作品的集子，預備給中學作課本用的。

上海四馬路北新書局